嶺南故事

從文獻與文物重新認識嶺南

何碧琪

引言

明清廣東書畫是嶺南文化精英吸收京師與江南等地的學術思想、士人文化與書畫藝術而締造的成果，是久經蘊釀所形成的獨特嶺南文化的一部分。嶺南位處中國南端，秦統一全國後成為國家的一部分。她擁有全國最長的海岸線，[1] 唐以前受五嶺（臺嶺或大庾、騎田、都龐、萌諸、越嶺）的阻隔，[2] 當時嶺南主要接受從海洋而來的文化。直至 8 世紀初張九齡上奏並監督擴建大庾嶺路，陸路貫通增加嶺南與中央的互動與聯繫，才漸漸取代海洋文化的影響。

唐末至明清，被貶或南下任官的國家文化精英因其仁政或德行，在生前生後風靡着嶺南知識界及百姓，嶺南海岸線上建立起紀念南來忠義之臣的祠堂，由東至西包括崇祀韓愈的潮州韓公祠；蘇軾於惠州的故居與寺廟；在新會與廣州表彰文天祥、陸秀夫及張世傑的三忠祠；祭祀周敦頤與包拯的肇慶端州祠堂、追念李德裕、李綱、趙鼎、李光和胡銓的海南瓊州五公祠等。這些文化偉人或名臣均是經世致用、忠義、廢佛等主張的代表，深受廣東士民認同。上述祠堂代表儒學的復興，而嶺南這道海岸線亦打破了從兩晉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由印度東傳壟斷多時的局面。直至今天，除了孟加拉、馬來西亞及印尼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及菲律賓因受西班牙影響而信奉天主教外，佛教在緬甸、泰國、柬埔寨以至日本的影響歷久不衰，而中國宋代的文化精英卻把佛學融會於理學之中，由此可見，中國作為世界文明起源之一，她所擁有的文化底蘊和實力，以及自我修正與超越的能力。

是次展覽以「廣納百川」命名，源於李白詩「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3]「廣」代表「廣東」，亦表示明清廣東文化精英對新思想和智識具有容納百川的廣闊胸襟；「麟閣」比喻蓄才之所，清末至民國廣東知識界不少經世之才賢，他們身處動盪時局，在不同地域與領域為國家奔走，在下一階段的展覽「粵澤四海」將展示他們的藝術與貢獻。

本書分為緒論及四章。本文是緒論，闡述嶺南文化史，結合文獻、新近考古發現及文物館藏傳世品，分析舊石器時代至 19 世紀中嶺南的變遷，以探討廣東書畫發展及特色形成的遠因。第一至四章以明清嶺南文化精英的思想發展脈絡及世變為縱軸作分期，由師生、交遊圈、相同地區及擁有相似社會經濟背景的書畫家群體作分類，以闡析他們的家學、師承、遊歷與品味如何逐漸積累成廣東書畫的特有風格。

嶺南被認識的漫長故事

據現存文獻，在秦以前似乎未有特定名稱專指中國南方沿海這片土地，為方便論述，本文以「嶺南」稱之，所指地域大約相等於明清的廣東。相對於中原，嶺南的歷史較晚載入史冊，在不同年代出現在文獻上的名稱，包括「百越」、「南越」、「嶺南」、「廣東」及「粵」。名稱的演變反映出嶺南歷史被書寫之初，是以中原或華夏文化為中心的視角被記錄下來，國境之南的土地及部族至少自公元前 700 年被統稱為「南蠻」，位於其他方位的則是「東夷」、「西戎」、「北狄」。[4] 這種認識框架深刻地影響那些未能親身接觸被書寫對象的人們，例如直至宋代，文人仍以「蠻煙瘴雨」代表嶺南，「蠻」的形象揮之不去。名稱亦反映歷史書寫者對被書寫對象所理解的程度，以及有意或潛意識所加諸於被書寫對象的形象及意義。以下按時代先後從史前談起，審視現存相關文物，分析嶺南之名稱的轉變，探討華夏文化或國家政治中心與嶺南的關係變化，由此了解廣東書畫發展態勢的成因。

一、 史前時代：與中原相對隔絕的南方沿海土地

在中原人南來以前，已有先民長居於嶺南。2014 年考古發掘的廣東雲浮鬱南磨刀山，是首次發現位於嶺南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約 50 萬年前，是嶺南年代最早的古人類遺存。2018 年清遠英德青塘考古發現洞穴遺址及墓葬，屬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葬式為蹲踞葬，碳十四測年數據為距今 13600 至 13455 年。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穿孔蚌器、穿孔石器、局部磨光石器等新型工具，由狩獵採集轉變為早期農業社會。[5] 此後，大約在 4500 年前嶺南北部及中部地區先民由母系氏族公社進入父系氏族公社，比黃河、長江流域先民晚約 500 年。嶺南文化發展為珠江流域文化，有別於長江及黃河流域的文化。[6]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展覽宣傳推廣資料

10

林良（約 1425– 約 1485）
喜鵲古松

無紀年
立軸，絹本水墨，140 × 75 厘米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館藏編號：1973.0104
何耀光先生、霍寶材先生、黎德先生及其他人士惠贈

Lin Liang (c. 1425–c. 1485)
Magpies and a Pine Tree

Undated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40 × 75 cm
Collection of Art Museum, CUHK
Acc. no. 1973.0104
Gift of Mr. Ho Iu-kwong, Mr. Huo Pao-tsai, Mr. Lai Tak, and others

款識：
林良。
鈐印：
以善圖書（朱文方印）

收傳印記：
□□堂珍藏（朱文方印）、
□□圖史（朱文方印）、
斑園所藏（朱文方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5

佚名
陳恭尹（1631–1700）遺像

無紀年
立軸，紙本水墨設色，158 × 85 厘米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館藏編號：1973.0034
何耀光先生、霍寶材先生、黎德先生及其他人士惠贈

Anonymous
Portrait of Chen Gongyin (1631–1700)

Unda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158 × 85 cm
Collection of Art Museum, CUHK
Acc. no. 1973.0034
Gift of Mr. Ho Iu-kwong, Mr. Huo Pao-tsai, Mr. Lai Tak, and others

詩塘題識：
覆巢完卵信非常，
遺碣千秋近屈梁。
用世豈徒為孝子，
流芳已不在文章。
天涯又是干戈淚，
壞土重同日月光。
我抱蒼涼懷古意，
可容一瓣祝心香。
丙子（一九三六）九月謁
獨漉先生墓作，移題遺象。
歲戊子秋（一九四八），族末荊鴻敬書。

鈐印：
陳（朱文方印）、
老荊（白文方印）

收傳印記：
簡氏斑園藏真（朱文長方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3.27

黎簡（1747–1799）
生日抒懷

己酉生日（1789 年 7 月 5 日）
立軸，紙本水墨設色，85.1 × 42.7 厘米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館藏編號：1995.0426
北山堂惠贈

Li Jian (1747–1799)
Lyrical Landscape for Birthday

Dated 5th July, 178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85.1 × 42.7 cm
Collection of Art Museum, CUHK
Acc. no. 1995.0426
Gift of Bei Shan Tang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釋文見附錄

3.47

蘇仁山（1814– 約 1850）

江林遠岫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立軸，絹本水墨設色，118 × 44.5 厘米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館藏編號：1973.0612

何耀光先生、霍寶材先生、黎德先生及其他人士惠贈

Su Renshan (1814–c. 1850)

Riverside Forest and Distant Hills

Dated 184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ur on silk,

118 × 44.5 cm

Collection of Art Museum, CUHK

Acc. no. 1973.0612

Gift of Mr. Ho Iu-kwong, Mr. Huo Pao-tsai, Mr. Lai Tak, and others

款識：

南北宗後，畫理最善荊關，用筆則龍瞑（眠），用墨則襄陽父子及元季四家。用筆以雲林為高妙，亦非吳、王諸人所夢見也。時丙午夏六月作於清夢山房。仁山并誌。

鈐印：

長春（朱文圓印）、

□□洞小神仙（白文長方印）

收傳印記：

斑園所藏（朱文方印）

香港中文大學出 資料